



方策新編

外交

U 5
3064
3



特
門リ邊 5
3064
9-3

方策新編卷之三

黒川真頼蔵書

黒川
真頼

黒川真道蔵書

竊恐未備日本外司周亮

原跋作後將軍

義晴公書

正德七年秋永正

九年來書



朝鮮國王李懌

答

日本國王

海道險遠再辱聘問副以朕貶千萬感荷况為弊邦
命對馬誅討逆黨函首以送尤見貴國文隣信義之
篤竊增銘佩又至許和之請豈不欲從但對馬島負
我累世卯育之恩敢逞兇逆其極惡大罪莫容於覆
載之間不亟加之天討為幸大矣矧敢望其和乎特
緣去歲貴國專使來請義不得固拒故復之以對馬
若能草心服罪盡誅逆徒函首來獻則當更商量云
者益為貴國勳劬不得已而為此語耳初非欲輕賈

對馬也貴國即因弊邑之言旋下嚴命誅討亂逆以彰大義貴國之舉不亦善乎為對馬者固當感幸弊邦之命畏憚貴國之威率一島之衆盡捕逆類寘于顯戮縛其渠魁致諸轅門之下使戎前日死亂者之父兄子弟甘心焉庶可以暴白其初不與知之心也顧乃不然承貴國之命勢不得違逆雖強効斬首而來當叛亂之時祇首將通書契如盛親者猶為代首偃然修書以隨以此觀之所獻之首安可信其真料惡也且其時亂興不意我赤子之無辜者固多被其淫害為所擄去亦宜不少而今無一人遣還者島主

服罪輸誠之意於何見乎況盛親雖自訟無罪乃不躬來自明使舉國快知其黷昧無實之情而顧因一紙之書飾枝蔓之辭欲我國不已疑不亦慢乎然則其實有罪無罪亦果何由而知之乎貴國之為弊邑無不盡心而對馬實負貴國之命狡詐難信如此今縱不許其和非我孤貴國之請也良由對馬不奉順貴國之命之罪耳弊邦之所患唯患不得與貴國盡交好之道而已若茲小島加之不信雖永絕之固無不可弊邦臣庶獻議于朝帝執于廷者舉請寡人勿聽其初下至配隸卒伍之賤亦皆不願復通寡人不

能違國象之心而獨行之但念弊邦與貴國自在先
祖世萬隣好今者為此一事再勞使价邈涉風濤請
之勤懇厚意誰拒姑効從之然其對馬背恩肆克之
罪不可全釋待之之事則當裁減於舊嗚呼寡人以
貴國之故徼通小醜使我一國臣庶小大咎予咸謂
失舉寡人實涼于德不能綏服遠人致播克逆禍我
邊圉寡人深愧德之不脩不得如虞朝之格頑苗寧
暇為耀武討罪之計哉雖然我赤子之陷于彼者寧
忍棄之盛親之薰惠與否又豈可含糊不終辨問乎
縱使盛親非已所犯身為一島代官管一島之事而

敵人偷印圖書假其名字叛亂于我邊亦不得為無
罪也貴國必皆有以處之島主又豈不為之計哉予
既已許其和矣從今以往徐觀島主所為可察知其
草心歸化之誠不誠耳不腆土宜具載別幅貺重報
略稔懷漸覩寒候漸逼冀益保重不宣

正德七年

朝鮮國禮曹承王旨書諭

日本國使臣賀銀事

國王以國產白銀遠送我國意甚勤款良深感荷但此白銀我國郡邑亦無處不產不關生民衣食之重多屬侈奢之用國若採取利源一開則民爭效之趨利忽本末流難防故官既不採又禁民採久矣近聞高賈之徒潛買倭銀國家慮競利之路漸開崇侈之風日滋立法禁之使臣豈不聞知在立法前客使時有賫銀兩詣貿者略許貿之蓋欲以綏慰遠人耳非欲貿以為用也法立之後彼亦知之不復賫來縱或

賈來斷不許質矣我兩邦交好之道重在信禮之篤
豈以物貨為厚薄哉况邦國相與之際非微人聘使
之比享儀往來在所當慎今者國王送銀之舉儀情
則備固當敬答但念以德相益不徒以貨則兩好愈
光矣今敬國王之送而許質則愚民間之將謂國既
樂質他國之銀意在崇重寶物競趨利門何能勝過
因有朝議難於質貿易究厥朝議亦非不在於敬答
國王之禮蓋欲寡躬務德而崇本推以交隣亦愛之
以德以永講好之道耳其意亦未為過然及後思之
國王厚意義難終孤况後使臣以使事不卒為懼懇

請不已義亦諒矣不得不題劾以從特許公質二萬
兩以表予敬重國王之意餘不敢盡質以從朝議情
禮有缺心甚未安事有所不得已耳使臣其悉予意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書來就認清迪良用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
宜正布三匹及今壬寅年例賜米豆各伍拾碩付回
使惟領納但審覆辱書了無感戴寵錫之意反多不
遜未滿之語禮失敬順事犯悖上誠所未喻駭訝殊
深念惟貴島之於我朝自厥先世納款効忠之不懈
我朝撫恤不啻若慈母之愛赤子賚與寵獎之恩彌
久彌厚而貴島之人忘大德背大恩敢煽叛亂罪不
容於覆載固當永與之絕不許復通為緣日本國王

壬甲正從七年

庚午正月五年

專使來請懇懇不已隣交之義難於固拒黜劾副從
悖逆之徒縱許容貫恩接之典理難如舊裁損其制
立為約條固為永世遵守不得撓改貴島苟念前日
之所為如何我朝之寬貸如何則自當感幸踴躍之
不暇敢復濫有所望哉况庚午叛亂專由三浦居倭
之故雖萬世不可更許貴島固不得並與他事而出
諸口筆諸書也若此事轉啓為難未敢承教前人則
已矣自足下立島而來改其前轍殫盡忠欵無異先
世之為者國家嘉美恩待有加足下苟能効忠不已
功懋績累則褒異之典自有新命何用規規以已棄

之舊例為請予去歲捕送罪倭之事益見足下効忠
之實國家嘉悅略有恩賚物雖不腆獎寵之意未為
不寓於其中凡在下之道承恩於上物雖微細榮則
重矣固當淪肌知感戴祝無已足下荷上寵賜未為
不優不但不自禁感而反多慢語是何意也貴島雖
僻在海中素不習於詩書義理之訓豈無賢知之人
知禮義之所在而迺至於此乎夫事上之禮我雖無
罪上以為非而譴責於我則引咎於己深懷畏懼上
以為是而褒獎於我則不有其功自諱不居足下捕
送罪倭忠則美矣國家亦以盡知而施獎典矣然在

足下則職分所當為也一度上達俾朝廷知之足矣
何必重複誇言而不置乎且夫去歲罪倭准皆其自
犯不干於足下然島中居人厥數有限足下苟能檢
撫於平日有所犯科隨其所聞一一繩治則彼奸濫
之輩如金老古延時羅等害人作孽何敢若此之縱
恣乎管下之人作奸於我國足下縱曰不知律以聖
人虎兕出柙之訓則責亦不得不歸於足下矣非以
足下為身實有愆也此之不思而乃曰我何作舊之
失乎殊無引咎自當之意恐不合於事上之禮也
下其更思之貴島先世恪事我國之時如有獎慰重

事或遣朝臣此固出於先朝恩數之優視島主忠否
而行之初非恒式庚午之歲亦遣朝臣貴島到浦將
發值捕倭叛亂未達而返實由貴島之犯順而此禮
遂廢耳足下忠順懋著則先世之禮豈無講行之時
祕在足下勤蹈先世之思而已去歲奸濫之發非特
罪在倭人我國奸商潛相交通引惹為惡藏匿倭物
而不許者相應有之前因貴使書告轉啓于上發遣
京官窮極搜捕而貴使書告之名多與我國人名不
同捕其疑似訊鞠甚嚴備不得實獄事蔓延斃於杖
下者是象貴島之人難與面質不得正犯至今獄事

未竟深以未獲罪人而致碎為慮足下其悉此意且
足下居諸島要衝之地防遏鼠竊使我邊得以無虞
我國之所以厚於貴島者不唯字小之仁亦以紀其
功也貴島之倚恃於我國猶赤子之托慈母又何俱
於么麼之海賊乎且番未書別幅暨舉去年新立約
條中有未便於來倭者為言足下是言亦不為過凡
日本與貴島朝聘於我者非徒輸誠納款或因以交
通有無資以生活何異於我之赤子以王者一視無
外之仁惟欲盡我撫字接護之恩耳豈欲故為拘束
可厭之事乎但來朝之人及格倭之類豈可保其盡

為良善者有如去歲奸縱之徒雜於其間而不復防
禁恐其所為無異前日則或憑依漢釣採薪劫掠於
海浦或潛結奸商昏夜於閭闔以致歐閔賊殺欺奪
物質或托稱侯風竊掠於海島或賊艘混於聘船而
來乘間作耗若此等事為害多端惹起釁緒兩好不
全則貴島受禍尤重矣故朝廷共議不得已為此防
範約條耳暫料之雖若有苦細思之實大有益兩間
和好賴是而久豈但為我國之無虞貴島與日本永
享安利以此言之所以為貴島永固其好莫獨為我
也足下特未審料之耳但其中貴島及日本聘船依

舊例尺量後又復點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 奸濫
縱惡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潛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
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
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潛來肆惡者乎况承
足下懇懇之請高量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
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尺量船隻不復點人矣
惟希亮察餘冀煩序自玉不宣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大内從三位行
左京大夫多多良朝臣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承聞殿下法門金湯旌賢德於扶桑之日域穆陵鈞
軸扇帝威於中華之塞垣明月一天同風千里至祝
至祝想是海路隔絕抱桿往來綢繆千寒暑鷲程在
邇者乎方今隻舩解纜令通信之符契而同系同軌
相應相求矣繇旃選僧中謹厚之侶差光悅首座為
專价矣聊陳僕指趣云所需豐之萬壽精舍二百餘
載巍然一方禪林也永正甲戌之孟夏癸酉丁災

舊例尺量後又復點者當初慮或有如去歲 奸濫
縱惡之倭網漏不伏其罪潛從聘使而來以致依舊
作奸故併入約條耳今因書來更料之足下既能捕
懲罪倭又能嚴加督察豈復有潛來肆惡者乎况承
足下懇懇之請高量八條之中唯此可改而無甚大
害故具由轉啓許依舊例日尺量船隻不復點人矣
惟希亮察餘莫煩序自玉不宣

日本國防長豐筑雍藝石七州太守大内從三位行
左京大夫多多良朝臣義興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承聞敝下法門金湯旌賢德於扶桑之日域穆陵鈞
軸扇帝威於中華之塞垣明月一天同風千里至祝
至祝想是海路隔絕柁桿往來綢繆于寒暑鷺程在
邇者乎方今隻舩解纜令通信之符契而同系同軌
相應相求矣繇旃選僧中謹厚之侶差光悅首座為
專价矣聊陳僕指趣云所需豐之萬壽精舍二百餘
載巍然一方禪林也永正甲戌之孟夏罹丙丁災

彼正從十年

殿堂集土矣陵遲燕沒時哉敢乞殿下孰察僕慨念也惠懷綏恩義之薦募施財信心之緣矣然則再造頓復舊貫必矣象昏伏鞮逾速合掌查之須奉逢殿下清聰惟祈舊例不腆方物負件具干別幅允久容為幸而已秋半澄清瘦冀因循保重不宣

永正十三年捌月日大內從三位行左京大夫多多

良朝臣義興

別幅

裝金屏風二張

絲畫扇二佰把

長刀一十柄

大刀一十柄

大紅漆木草椀大小計七十事
大紅漆淺方盆大小計二十事

詩繪硯匣一箇

鏡臺一箇附鏡

酒壺一隻

鉗子提子一具

整

日本國王源義晴奉書

朝鮮國王殿下

海陬春遍水生風熟萬里一帆以寄音耗想動止佳
勝祝望惟深仍告昔在甲午之歲貴國造象牙符十
枚各分一半付我使者益為往來之信也爾來當聘
問之時次第授之隻避嫌疑不亦悅乎頃災千府庫
既失牙符僅存兩三枚為之奈何故差釋周青首座
為專使授其所造之一符往陳情實願更造新符以
付回价然則折舊符無用焉海路遼濶縱有織偽未
易究覈惟符可憑思之凡我有聘問雖乞經歲念煩

癸未永春
彼嘉靖二年

索搜今不求之但方物件件許使者之所求弊邑仰
惠感愧交集不腆土宜具如別幅伏希采納不宣
龍集癸未春參月日日本國王源義晴

日本國王臣左京兆尹兼都督長吏武衛次將多

良朝臣義隆

奉書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共聞殿下德兼三代惠懷萬方君道有仁臣道有忠
國富化旺文官以才武官以勇境靜民安王政之盛
莫過於今聖治之興何愧千古抑去天文三年之春
艤舩獻以不腆之土宜矣彼舩及于今不歸國也只
怪著岸上陸而獻方物否却汝溺洋海之風波否日
待回封耳哉又吾弊邦之內有州曰安藝其社號嚴
島安辨才多聞兩天為社主而年代深遠也夫大藏

經載道之器而包含萬象萬理矣運轉之則全覆燾
統之則保國家安泰加之古人以孔子比釋氏以十
哲弟子比十大弟子然則儒釋一致不可外焉經肆
吾扶桑之神社佛宇無大無小以安置此經為善道
也當社亦徃昔雖寄置之或有蠹虫破費或有雀鼠
侵耗有葭潤者有殘斷者壹函亦不敢全仍不克補
完粘綴者年既久矣仰冀殿下頒賜大藏金文壹藏
付回使載歸則以為億兆無疆之賜專祝聖壽萬歲
庚祈社稷千秋聊獻菲薄之方物具干別幅備天覽
電矚萬幸伏乞采納溫風克榮若時亦宜不宣

德嘉靖十
五年

天文五年二月日大内多々良義隆

謹
朝鮮國禮曹參判足下
本國王臣元京兆尹多々良朝臣義隆奉書
謹
封

朝鮮國禮曹參判姜顯奉復

日本國王臣左京兆尹兼都督長吏武衛次將多々良朝臣義隆足下

兼辱書馮富多福不勝欣慰所獻禮物謹啓收了
且白細綿細捌匹白苧布捌匹黑細麻布捌匹虎皮
壹張豹皮壹張白人參貳斤清蜜參斗件回使惟領
留前索五經正義及兩奇新額卽件回未知何緣中
滯想今已達矣茲者得兼求索大藏經來使又體雅
意求之勤懇豈不欲勅副雅意但前代高麗之時所
印經藏後因哀季喪亂幾盡已散以及貴邦之請近

緣國家專尚周孔不崇釋教時好不存遺失不收年
代浸遠無復留餘勢難轉啓良乖修好之義徒懷愧
恨惟希恕諒餘冀雅摠無愆不宣

嘉靖十八年九月日禮曹參判姜顯

奉

復

朝鮮國禮曹參判姜顯

日本國王臣九京兆甲魚都督長吏武衛次將多良朝臣我陸足下 謹封

金五國

朝鮮國禮曹

復

日本國大內殿

承書憑審雅履裕勝欣慰殊深所獻禮物足見誠款
轉啓收了前送五經暨奇額因蒙遠索聊申綏好之
禮何用煩謝今此諸經皆具傳註苟能講究足以闡
道義出治化無以復加矣而足下猶憊然於心復勤
遠价更求朱氏新註五經可見足下向道之功慕學
之篤不覺敬嘆倘有焉豈敢愛惜今天下所尚而習
學者皆程傳易胡傳春秋蔡傳書朱傳詩鄭註禮記
本國教學所尚亦不外此別無朱氏新註故前者曾

以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美意不可虛負唯念
五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為好
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
不可闕足下又以為請益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
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象之器應亦致精
矣今所求蓋欲參校尋刻益究其精耳其意不亦嘉
哉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具
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金吾國 一上

朝鮮國禮曹

答

廿二日

本國對馬島主

承辱書審勸止清適開慰書中懇、以忠謹効款為
言益見足下敬順內向之誠深用嘉歎國家既許貴
島自新又特賜約例之印恩出非常為足下者固宜
傾誠罔措感激奮深厲悔前日之尤若不自容益薦
忠謹之心猶懼少弛不暇更希分外之求而常慮事
之之道或有所未盡也愈久愈勉誠積於中而發諸
行事者諸功積則國家豈不嘉美之乎非惟足下為
然也凡在足下管內苟有心輸忠於國家者人各自

以本國所存者奉送今承再索美意不可虛負唯念
五經之中詩書尤切於講習今各添送一件以為好
書之助更漏之器亦係欽天授時之具有土者之所
不可闕足下又以為請益見雅尚之得其要矣貴國
之人必有通於候曆之術者其制象之器應亦致精
矣今所求蓋欲參攷尋刻益究其精耳其意不亦嘉
哉本國漏器規制不一取其中簡易能致遠者一具
并以奉寄惟希領納餘冀益加珍重不宣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承辱書審勸止清適開慰書中懇、以忠謹効款為
言益見足下敬順內向之誠深用嘉歎國家既許貴
島自新又特賜約例之印恩出非常為足下者固宜
傾誠固措感激奮深厲悔前日之尤若不自容益篤
忠謹之心猶懼少弛不暇更希分外之求而常慮事
之之道或有所未盡也愈久愈勉誠積於中而發諸
行事者諸功積則國家豈不嘉美之子非惟足下為
然也凡在足下管內苟有心輸忠於國家者人各自

効亦如是焉則國家亦豈不並嘉美之乎既嘉美之則獎賞之典自應隨之前復書所云蓋謂是也足下猶不深悟乃不敬遵約束策礪忠績以聰國家之命而尚枝辭繁語輒干非望曩日藩衛南鄙是足下先世之忠非預今日足下之事壬申斬首之獻亦為謝答請和之舉不涉今日自効之賞而足下漫舉已前之事根稱忠謹之績欲國家毀已定之約而加無名之恩不亦大謬哉島中賢智之人想不為少而為足下計畫何若是不審乎事屬拂戾理難轉達惟足下其賢一島人唯憂忠謹之誠不為且久而已勿憂國

家恩典之終無也可更詳審而處之以永一島之福不勝幸甚副還據口亦將卜足下忠勤之誠否而來書語及勤至雖足可嘉安知終有自効之實哉所冀益勵忠順亟宜副遣以副國家棄瑕在恩之至意也所獻禮物謹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就付來价惟領納餘冀順序慎審不宣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書來就認惟履清迪開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
宜正布二匹作回使惟領留所索白綿布前來乃而
浦第六舡而知汝文齎去惟照諒邇者足下洗心滌
慮悔禍因新謹奉約束歲遣禮使貢誠于朝深用嘉
歎謂自今後益虔忠順之節永無拂戾違悖之事不
意貴島管下賊倭三艘竊入全羅道境楸子島近處
於去閏四月初五日昏夜乘其不備共劫本國商舡
五隻殺害人命盡掠載物件而去聞之不勝駭愕此

少有所

雖非足下所知足下平日苟能盡心効忠痛哉群下
勿得恣出少所所犯嚴加誅罪誠信積孚威令素行
則安有如此之事乎縱下逞惡致犯我邊誰任其咎
足下向國誠款之實果安在哉所為若此而猶望國
家恩待之厚乎致足下忠績虧缺誠悃未白皆由此
奸慝之輩足下宜急下令管內務得捕獲真之明刑
以畀足下藩衛國家之素心不勝幸甚繼今以往申
勅一島嚴加檢截毋得縱惡以克終恪順之美毋孤
國家棄瑕優撫之恩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因使价就認迪吉開慰且承辱書具忘足下滌心改
慮輸誠効款感國家之恩修申謝之禮敬順慈惻之
意溢於言表深可嘉尚即已轉達冕旒但約束之事
當初許和之日朝廷已商議酌定理難更變前此已
再通書詳諭足下想亦悉矣不復觀縷足下試思前
日之所為果何如也而國家猶畫棄前愆許其自新
又特賜賜恩例之半得不失先世之緒足下寧不感
激思所以盡真心字為足下計固當一遵國家約束

奉承無違益勵內向之誠久著忠勤之績則宸嘉之
典國家自應舉之足下不此之勤而連遣違約之使
強聒不已致足下敬順之誠反似拂戾之跡未知足
下之意何在惟足下更加商量與島中老成賢知之
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之福不勝幸甚所
獻禮物轉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給付來使惟領納
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蒙惠書憑審休履裕和開慰開慰日本隣我東疆交
好之義雖無間於遠邇以貴島最近我我爰自先朝
特加撫綏貴島亦自先世代輸誠款固或有替至干
以下二語入將下益虔無二國家常用嘉之邇者我國邊氓漂到
深遠之島足下聞之旋即遣人探問款將重價贖以
送我其用意勤至足見効忠之誠終為彼所阻不遂
素志在足下縱有漁然之意以我國視之唯嘉足下
之誠豈關事之成否乎况濟人危急効已忠款善莫

奉承無違益勵內向之誠久著忠勤之績則宸嘉之
典國家自應舉之足下不此之勤而連遣違約之使
強聒不已致足下敬順之誠反似拂戾之跡未知足
下之意何在惟足下更加商量與島中老成賢知之
人熟計利害而審處之以收後日之福不勝幸甚所
獻禮物轉啓收了今將回賜某物給付來使惟領納
餘冀若時珍重不宣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蒙惠書憑審休履裕和開慰開慰日本隣我東疆交
好之義雖無間於遠邇以貴島最近我我爰自先朝
特加撫綏貴島亦自先世代輸誠款罔或有替至干
足下益虔無二國家常用嘉之邇者我國邊氓漂到
深遠之島足下聞之旋即遣人探問款將重價贖以
送我其用意勤至足見効忠之誠終為彼所阻不遂
素志在足下縱有漁然之意以我國視之唯嘉足下
之誠豈關事之成否乎况濟人危急効已忠款善莫

大焉善不獨專而樂與人共尤善之善者也君子之心公平矜恕強於為善不以必出於己為利亦不以或出於他為愷也今足下以彼人押解漂民不受貴島文引違例徑由他路為非書中辭意反復不一而足至求善術恭等私相易示之迹紙送於我豈以護送漂民不出於己為忌而欲開之乎誠以深遠之人來由貴島例出文引以違我國自古定約固不可違况得漂民而宜通議貴島同力護送與貴島分功共善於義合矣今乃不然徑率漂民擅由在舊不通之路彼之所為未可知也意欲獨專其功而然歟或別

有他由歟若謂有隱隱之謀則似非其情也然足下為我國計慮無所不至欲我國預為防閑周圖而善處之俾無後患益見足下知節納忠之悃本曹即以轉啓殿下深用嘉悅特命賜白苧布四匹黑麻布四匹以示褒獎之意惟領訖至若漂民之事既因足下之示知其由又得南邊守將所報云有日本國船漂海到泊說稱五島守官使送押領貴國漂流人十九名泛海指向貴國而來忽被風顛海暗迷失舊路漂到于此亦已轉啓行當來京但不知果因風漂而至此歟抑亦違約例不由貴島不受文引別向新路而

來毀未及究詰得其本情然違約之罪雖所當責問
開滄溟護活漂民而至其義甚嘉彼以其誠我不得
不以誠報之以為有罪功亦足以掩之義不可拒而
不紉固宜優禮遣還然不受文引擅由新路深犯嚴
約法所難恕終當重責而送諭以後更犯約當論以
賊倭不饒丁寧勅遣則彼豈不悔懼自沮乎早觀姜
衍恭寫示之圖皆妄謬非實何關利害然當按法究
治以正譎張啓釁之罪足下其勿深憂且濟州本古
耽羅巨國土地甚廣人民甚衆地險兵強四面鐵壁
如削只有一路僅泊舟舡往者百年前海寇充斥不

一犯彼五島之人縱懷不善之意非所憂也足下其
亦勿以為憂而况五島邈在遐遠之境貴島為我國
藩障而當其前彼誰欲為犯竊之計前畏我兵之威
壓後忌貴島之遮截進無所泊退無所止茫茫大洋
孤懸無依豈不怕死而肆然為猖獗之謀乎唯足下
量之餘冀順序自重不宣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書來就認迪吉良慰良慰所獻禮物轉啓收了將土
宜某布幾匹并給賜虎皮一張伴回使准領留書中
所示歲賜不彳等事約條久定轉啓為難惟足下祇
順朝命益効忠績則豈無恩獎之時乎五島倭人雖
無文引救恤漂民而至義不可拒不得已姑待之後
若無文引而來則嚴絕不納之意前已詳復囚倭之
事前亦復之而來書再及豈足下猶未釋然於中耶
何言之重複而不置耶雖然今聞來使之言囚倭之

事邊將則固無干涉矣意或村里之間潛相來往容
有被害之虞冒禁潛行雖其自取然人命所關將欲
窮極緝問苟得其跡自當究治但觀足下書辭多慢
乏婉順之意有乖敬上之體無乃足下有異意欲得
釁端假此數事而為辭乎堂堂大朝武威非不足也
唯以禮義德化為重恤隣撫小務盡誠厚然倘有犯
分梗化之事則自有公法天討不得不舉也忠順則
獲福悖慢則禍至雖愚人皆知以足下之智而豈不
及此乎且夫足下忠績之實於何驗之唯在夫恪承
朝命一意遵奉懲戢奸竊清帖海徼副護漂氓活命

復業檢勅使什無敢違禁而已凡此數事皆足下之
常所盡心者然奉足下之命而來使者不體足下忠
順之意不念國家綏撫之恩館待餼饋之厚又不念
往日奸恣致禍之由包荒寬大之德而類不檢下無
賴奸頑之徒多充裕侮而來其還也皆潛留不隨積
以歲月有若素居前後無慮三十餘輩相與結黨朋
惡厭其拘閉不與客館訪侮共處尋常隱伏林谷有
如鬼域晝乘輕舸托稱漢釣橫行浦島逢人則劫或
殺或掠夜越垣籬出入里落密約奸商潛相貨質奸
淫鬪鬩無所不至我國之人苟或禁之則抽劔欲刺

呈其暴克此等情蹟有難枚狀凡諸禁約大法無不
冒犯以累足下畏天致思之節其中最恣橫無忌縱
惡不已者迎時羅等十三人也誠慮不早禁治益至
滋蔓則兩國之禍自此作矣邊臣守將不勝憤疾交
章請誅我主上至仁天覆且以足下効節之故不忍
遽從特命先諭足下使之嚴寤寔罪足下猶不能禁
則國家自有以處之而不容貸也惟足下惕承朝命
劃即出令一一推鞠自今若此奸縱之類勿復出送
嚴示法禁一以杜後來奸亂之釁一以効足下忠恪
之績則國家豈無嘉獎之命乎足下其審處之但計

奸頑之人侮法無忌好亂樂禍乃其素性足下雖嚴
治之又禁出送彼將百計伺隙潛圖復來足下亦將
不能一一致察矣若迎時羅等輩久住浦所其名與
形貌本處將卒無不詳知貴島使船凡至浦所者同
舟之人當先點檢苟有將前項奸類一名偕來者則
同來諸倭並不許接事約令已定矣足下亦悉此意
通諭管下嚴加檢戢幸甚且貴島之於我邊雖曰填
海之隔烟火可望朝發夕至近來使船之至考其文
引日月則或隔七八月之久豈無所以慮或有奸欺
之事亦望足下致察而謹處之唯務誠實以無虧事

上之度幸甚餘莫煩序不宣

朝鮮國禮曹

諭

六十五〇二

本國對馬島主

矣涼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第一船主回還賚去
書已達矣濟浦留倭橫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
書中皆稟自上命想足下悚然敬羨高出指處之令
矣治息於未稔過亂於未作使彼此兩和而無興易疆
圍平安而無虞固王政之大慮其先事而為之畜以
處置此輩特朝廷一端令之餘邊將一震威之間耳
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戢之威全出於足
下俾管下之衆畏懼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

上之度幸甚餘莫煩序不宣

朝鮮國禮曹

諭

日本國對馬島主

矣涼之交不審動履何如前者第一船主回還賚去
書已達矣濟浦留倭橫恣之狀與夫處置之意備載
書中皆稟自上命想足下悚然敬羨高出循處之令
矣治息於未稔過亂於未作使彼此兩和而無興易
圍平安而無虞固王政之大慮其先事而為之番以
處置此輩特朝廷一臨令之餘邊將一震威之間耳
所以必付足下治之者蓋欲使檢戢之威全出於足
下俾管下之衆畏懼足下之嚴令而不敢復有所犯

也國家所以恩護足下令不虧忠順之績之意至矣
但不當足下得書之後果何以處之乎而留館充頑
不逞之徒非不聞知通書貴島之故而猶不悔戢反
益肆橫邇聞兩度之犯俱係充殺亂疊發於旬月
之中尤為駭愕耳不悉聞一則數十成群乘夜踰越
墻限刺殺官兵三人一則潛乘昏暗成群騎使中船
掩蔽邊官因事往來之船於蔞浦相近之處害死人
命數至三十殺人者死寂亂必誅古今天下大法法
之所犯無間國之彼此化之內外理不容貸苟或容
奸不致於辟則死者含冤於冥冥之中天地鬼神必

加殃禍於弛法之人矣邊將其由馳啓請加殲殄國
家以謂此非盡舉館之倭所為蓋出於其中最獷惡
之徒今若不辦而並誅則非王者至仁之政特遣近
臣馳往浦所款究正犯之徒而抵罪留館船主十餘
人等非不知犯人之為誰而竟隱諱不告其容奸黨
惡之罪亦所當治邊臣猛將益用憤激請殲不已主
上復以為犯人則已矣不告之罪雖曰黨惡自與犯
人有間豈宜濫刑縱誅以致玉石俱焚之謫乎乃命
廷臣議之皆謂不論罪之輕重一功誅討固非仁政
然殺人寂亂之臣不可不究極而致辟在館之倭既

不獨告無從鞠辨彼是黨惡不首罪亦重矣兩犯之時凡在館者不給留浦過海之糧不復接待盡令人送本土通諭島主島主苟能嚴鞠作變之時同館之倭捕獲兩度正犯之徒倭使押送顯戮於境上以正天誅則宜加奉命討罪之忠績優示獎典撫綏如舊矣島主自先代世輸忠款管下之人苟有反犯之罪則常承我國之命盡心誅禁曩者雖有庚午之變厥後感國家棄罪遷待如天之恩悔驚自新效順益虔在今島主納忠彌篤今聞茲變且承國家嚴諭豈不惕然興懼聲誠推鞠期得罪人以獻于即今來京倭

庚午正犯五

使不干浦所之犯請命禮曹為書付送令諭島試觀處置之如何果能捕告犯人則依向議施行如或依違不即捕告則非徒責島之船雖深處信使之舡請一切永不接待非我絕之彼自絕之也尚誰咎乎廷議如是至上不得不從然不許邊將誅討之請苦命開諭足下當而處之其委曲加恩涵洪施仁至矣貴島之中豈無通利害度義理尤成智計之人乎足下其共商議而行毋貽後悔以不失寵綏之福餘冀以時千萬自重

朝鮮國禮曹

奉荅

日本國小二致

書來得認勤履康勝深慰深慰所獻禮物謹啓收了
 將土宜若干匹并給賜鼎細五匹白細綿布五匹虎
 皮一張付回使惟領納來書所云己亥歲被燒糧料
 軍裝其時本曹因使人之告文移邊將令照數備給
 而責使兩行同時被燒其一行則既已受去獨此行
 未及並受意者應有所以然之故或因邊將未及考
 實而使入已歸故然爾今經數載覈驗頗難第念足
 下世輸誠款國家所厚待况在綏遠恤患之道又不

己亥嘉靖十八年

容不應其請。茲用具由啓稟。主上特命賜給。貴依自
知其教而去。并惟領受。仰體主上優眷之恩。益謹聘
事之禮。以永修好。幸甚。春暄加愛。不宣。

日本國對馬島主宗盛長

頃來辱書。尊體佳福。忻慰良多。惟書中所許十餘條。
雖足下言之懇勤。望之急切。俱係違碍事。理難於啓
稟。在前此等之請。既喻以未副之意。不啻諄復。顧足
下不諒。不能以義制欲。而有分外之望。所以復有此
紛紛之云爾。往者貴島之於國家。不無負犯。而能悔
過。悛心。奉琛納款。修其職守。故大朝亦以如天之仁。
捨瑕錄善。字小施恩。凡所以接待濟恤之道。無不曲
盡。為足下計。惟當感戴洪造。益思報效之。不暇。今乃

玩恩出分不顧金石之約惟所欲是求強聒不舍期於必得無乃有乖於事大畏天之義乎賜米太一百石非無故減之也當初許和時各隨其船之本例商議裁減已成歲額之數亦云足矣今不可加請也大明商船之往來日本者與我境初不相涉設或有之我國之關防固已備至其涉於貴境者貴島自當為之捍禦意豈專在於我乎而乃敢指此邀功於我必欲五船之遷受商物之滿質以為鎮海捍賊之費其為巧諛漸可識矣况五船不可許滿質不當請前已反復論諭今何以異於前乎歲遣之船往來絡繹如

有欲言之事附之歲船自可相通豈必更有特遣船耶授職倭人年久者不接非獨貴島之倭為然乃授職諸倭通行事例今豈可為足下一時之請而輕變其舊約乎大中小三船差等搭倭限數非自今始載在約條水柵之立蘆浦之塞亦設險守國之常道國家雖以恩信待倭豈宜并與藩籬而可撤乎况今合待釜山自無患苦於貴島何必欲通蘆浦之路乎譯官李貴清前因本道監司請罪已下獄除名矣顧其所犯無甚關於貴島及其懲艾之後不宜終棄故復其任耳今乃舉日本倭人之事多肆憤恨至謂朝議

庚戌嘉靖
二十九年

之辭乎。何言之傲悖而不審耶。國家用法有常。豈以足下之私憤而有加乎。至於庚戌歲船之後至者。勿接而移計於次歲。此非新法。亦非獨責島然也。其他歲一來朝之船。年條不及者。一體勿接。曾已約法知會。故庚戌後至之船。遵此約而處之。足下不念前約。不思反已。而徒懷恨望。其可乎。大抵為下者。當謹修其職貢。不敢干紀。而希恩為上者。當勿替其懷來。不宜越典而濫惠。然後上下之道得而無患矣。今有欲輒求不得。則恨缺。固足下之失道。若苟循無厭之請。縱使作過。或至難容。則是亦大朝之誤足下也。故不

得不以信義裁之。約條處之。非有所靳於其間也。進上太刀。丹木。照敷。啓納。循例回酬。虎皮。啓伴回使。至可領納。不宣。

李漢所草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對馬島主

倂來辱書德履綏勝良慰良慰進上太刀丹木謹已
轉納但來喻懇祈約條之改且以胡椒丹木商貿易
諸夫我國之於貴島但有歲例賜物而商物貿易則
在前所無之事往在庚戌年貴島欲以胡椒若干斤
來質朝廷俯循遠情權許略質此乃一時之特恩後
不當援以為例而有頻煩之詣也故辛亥之再請也
既喻以不可從之意不啻丁寧矣足下何以僥前恩
違舊條復以此冒請乎此決不可開許也且我朝以

三十一
三十年

貴島世效忠勤鎮守海服勞績可嘉故歲有賜物恩
數優渥無以復加既為之明立約條彼此之間當永
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濫溢之求欲壞畫
一之條何可得耶顧以足下意望之厚大朝不欲徒
然而拒之故歲賜米豆一百石外特賜米豆并三十
石至可領悉今後商賈之事永勿來請歲朝之倭不
及年限者雖不關利害亦係於情弊故以次年條推
移接待矣今亦以足下之言雖有不及限者當照舊
許待矣譯官李貴清之罪朝廷既以國典治之曾已
節次諭知此何等細故而至今強貽不置耶非惜一

貴清也罪不可再治故耳足下其思之諸島倭人通
結明商既作耗於上國亦漂犯於我疆若此奸賊豈
曰常無亦豈曰常有當具無也勿誇張以要挾及其
有也實通報而捍禦此貴島事大以誠竭力效忠之
道也可不勉哉可不勉哉歲遣船數艘夫雖載約
條事涉猥瑣今從優假勿令如前點數凡此皆滌垢
酬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惟足下思畏天之道戴包
荒之恩毋蹈前非益勵忠節勿煩違約之請永享維
藩之福豈不幸甚云云

李滉所草

朝鮮國禮曹

答

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

使至厚書承鎮候康迎忻慰無量往者尊先祖之於
我朝嚮風慕義通修信好相驩也而中間間然不繼
頗用為訝今足下嗣德進先乃欲復修舊好遠涉艱
波遣使致禮其意甚善敢有不承來獻禮物謹已轉
啓收納矣第所諭壬子歲出來宜春西堂事則不然
也今請概舉其所以不接之由足下姑徐而審聽之
彼時宜春旣稱貢殿使使而來若其奸情謬跡不至
大顯著則在我朝也好之義豈有不接之理顧以宜

壬子 嘉靖
三十二年

春不獨變易名字為可疑彼於其前以小二殿使送致命回還旋卽稱貴使以來據自此筮去之日考自彼再到之時終若干月日耳前使不可不報後使又不可遙投其海陸之往復日月之淹速萬、不相及之孰彼無縮地之術寧有萬回之能朝廷用是為疑遣禮官譯高則宜春所答遮前露後款巧反拙卒之弊窮而報而不能辦矣往在再去辛卯年間有西華西堂者齎貴殿書契以至我國接待遣還及至甲午歲國王使正球首座之來國書稱前此巨酋通信人等皆是中間詐偽云於是始知西華之偽來乃於

辛卯嘉靖十年

甲午嘉靖十三年

正球之回備情通報想於貴國典故內具載之矣夫西華之偽發於後時宜春之偽覺於當日發於後時者固不足多辨覺於當日者尚可以貴使之禮接之乎且國莫重於信禮莫大於名名者何實之對也彼宜春名為貴使而其實之不種如彼雖欲接待如禮之不順何不順於禮而強待之是不以誠信接使价乃欺使价以欺貴殿也兩國文好信使往來而以相欺為禮其於守國之道何如也此非特我朝之所作謂亦貴殿之所大患也故其時廷議不接以使禮而猶以泛接待之所過館穀及過海糧無不贍給豈有

使之飢窮者耶竟或宜春念不遂計不待糧至而徑
去此則非朝廷使之然也然亦由我鎮將不及周旋
之所致故卽追究鎮將而重治罪矣今惠書懇復累
教百言謂我棄禮之本違古例不接來使雖所以見
責之意則當矣然我國前承國王諭知西華之詐狙
又灼見宜春之跡與西華無異故欲為責歿發此傷
濫將以正名責實堅守國信以為永世相好之道耳
我國固非棄禮亦非不愛禮足下何不諒之深耶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者乃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義也大明為天下宗主海隅日出罔不臣服

亦貴國之世修朝貢者矣其限年許朝之命雖未知
因何而有此以勢料之閩浙奸民駕舶越海與貴境
之人射利交通致啓爭鬪互為邊害此乃大明之所
大禁豈故縱之使然哉貴邦不務戢諸島交通之非
而反作大明不施仁義豈不誤哉伐國之間不及於
仁人況於干名犯義以侵上國之地乎我國但知樂
天畏天其他非所聞也示喻倭船之往來上國者若
漂到我境冀欲全活是則然也我與貴國世為隣好
貴國之赤子亦吾之赤子若漂到倭人去兵呈身明
控來由則非唯無殺亦當資給護還如其不然悍然

執兵出沒島浦剽劫為事不肯安命吐款者則顯係
海賊各邊鎮將不得不登時勒計茲固約條之所嚴
而貴邦之所明知也其審圖之商物之貨自當有紀
適又因歲失稔費出不贏雖欲勒副厚望不可得也
只許綿布一千五百匹交貨良用缺然餘祈珍重不
宣

朝鮮國王李昖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鯨濤重阻瞻遡良勤茲蒙專使過海深寄委曲感荷
不自勝書中縷縷備悉盛意但事理有難副者謹條
如左幸大王諒察焉大王畏天時保傾心事大甚盛
甚盛然朝聘以時禮當自控豈待鄰國為之先容况
天威咫尺義無私交雖欲轉奏亦且無辭理有不可
勢亦難為願大王察之八人之名書藉無徵其中源
義亦涉疑似只以大王厚望終不可負曾給圖書似
敦隣交不可援此並許七人累承盛喻猶不敢承者

庚午正德五年

有由然矣量缸有尺肇自正統標在尺面人所共見
准尺引繩量其大小實取其便非有他意今日新尺
起於庚午繩索准於新尺深恐未得其實也弊邦所
守只是舊規盛喻云云乃反致疑甚非兩國相好情
義交孚之道也卜馱之定事在先朝今在後嗣不可
容議至於什教此下教語益修舊好永保終始是兩國
之福也不腆土宜具在別幅並惟照亮

隆慶元年六月日朝鮮國王李昖

我元道元年

義輝
永祿十三年
李昖書信

朝鮮國王李昖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比於五年三承貴价誠好之薦鯨濤莫碍感荷厚義
但所示之事勢難承教而請之愈勤不止一再竊恐
尤右之不思也事不至大關而可以撓改則以吾兩
國之無間當一言而決矣何至哓哓徃復有若不釋
然者乎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瀆告庶冀大王
泐然而冰釋也國家深懲甲辰狗鼠之變熟講兩境
安念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邊圉則舊浦之路安得復
開乎量船之尺既刻正統年號用之又過百年貴國

癸亥嘉靖四十二年

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庚午正德五
年

有由然矣量缸有尺肇自正統標在尺面人所共見
准尺引繩量其大小實取其便非有他意今日新尺
起於庚午繩索准於新尺深恐未得其實也弊邦所
守只是舊規盛喻云云乃反致疑甚非兩國相好情
義文字之道也卜馱之定事在先朝今在後嗣不可
容議至於什教此下教語益修舊好永保終始是兩國
之福也不腆土宜具在別幅並惟照亮

隆慶元年六月日朝鮮國王李昖

我元萬元年

朝鮮國王李昖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比於五年三承貴价誠好之薦蘇濤莫碍感荷厚義
但所示之事勢難承教而請之愈勤不止一再竊恐
左右之不思也事不至大關而可以撓改則以吾兩
國之無間當一言而決矣何至哓哓徃復有若不釋
然者乎癸亥之書已盡其意今不必瀆告庶冀大王
溥然而冰釋也國家深懲甲辰狗鼠之變熟講兩境
安危之策審其形勢以固邊圉則薺浦之路安得復
開乎量缸之尺既刻正統辛端用之又過百年貴國

癸亥嘉靖四
十二年

甲辰嘉靖二
十三年

之人無不目見而詳知則安得謂之新造也馬島密
邇我邊未效捍衛頃年縱賊不救之罪固當見絕而
特因大王之教至加歲遣五船德至渥也尚不知感
反以船之大小定限為言島主之不自量也熙久
備兵助殺血我南陸得罪於先朝久絕於約條五十
年間獨不見許者以其為我國之讎賊也今安得復
許乎兩國之信義雖堅而設險長算當謹於萬全舊
路今不可復開也一時之情款雖至而先王定制不
可以增損舊尺之用安敢改乎施恩有節事當慮後
則船隻之有限不得不爾也交讎非直德不施然則

熙久之永絕勢所當然也揆之以情參之以義少無
欠闕而大王教之益力來使請之彌厲是必左右不
以實聞而使之疑聞於我耳不然以大王之明睿何
至強人以不可為之事乎若左右既以實聞而大王
猶執前意則是寡人無德可乎見疑於與國深可愧
也既知其不可而猶欲強從則大王有脅持之失寡
人虧以直之道開誠結好者豈如是乎前書想在願
大王其後之幸甚且如二十人絕不通好亦在五十
年之前遽而許待固無其名廷臣獻議皆以為不可
第念大王委使屢請而盛久等十二人則其名字或

件於文藉之間其所見絕又不如熙久及側之比故
特許造給圖書依例來朝曲副大王至三之望其餘
八人者前日之來朝事跡了不見於文藉故不得並
許如何余冀此下有載在國典行用已久中間有司
不體法意任其自為載物太重牛馬顛斃民不堪苦
寡人聞之惕然特令申明而已非有新例起於今日
國雖有疆畷民莫非同胞大王有聞亦必動念於斯
矣齊浦開路彼是俱病當初截浙寔有深意今若一
毀其防易生疑嫌引惹事端其為隣好之害不既多
乎馬島船隻至加其五大中居多其待馬島德至渥

也曾不念此每憑貴价豪勳德音願加二十不限大
小多見島王之不知足也夫抵文隣之道信義而已
著為條約遵而勿失所以敦信義也若因一時之見
一人之說輒撓而輕改之則紛紛無定信義俱失何
用約條為哉茲有未副數事之教乃所以守兩國之
約也其守兩國之約乃所以全兩國之好也久知大
王之意只在於守兩國之約全兩國之好而區區六
事之從違曾不足為鄰好之輕重敢盡布之惟大王
亮之不昧土宜具在別幅并惟照領餘冀順時珍蓄
不宣

我天正九年

萬曆九年五月日朝鮮國王李昖

朝鮮國王李昖奉書

日本國王殿下

使价之來遠辱惠書憑審動靜康勝良用感慰且悉
貴國為京極致請給銅印大王為晴廣之意勤矣第
念我先王因貴國書契以畿內諸殿使送人等多有
詐偽造送牙符十部于貴國諸使往來持以為驗則
絕中間蕪濫之弊伸兩國信義之字者一牙符足矣
不必更贅以銅印也然而重違大王勅請之意茲命
有司造了銅印一顆給付來使誠以弊邦文辭之大
義且不敢孤大王之教故也但自今以後本殿或不

念兩國相信之美意徒以得印為幸不稟諸大王而
往來自由則今日大王之請適足以啓後來之弊而
實非兩國之本意也惟大王諒之餘祝順時萬福不
宣

萬曆九年十一月日

朝鮮國王李昫奉復

日本國王殿下

滌海漫空瞻想徒勤京極使至獲奉札翰欣慰良深
源暗廣銅印之賜事頗重難而徒以大王之請甚勤
故不敢不從今承來諭辭旨丁寧又欲敦兩國通信
之義杜往來自由之路誠寡人之所樂聞也更願大
王申勅諸臣恪守約條禁止濫偽勿替國家綏遠之
意以永隣好於無窮千萬幸甚餘冀順序珍畜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日

朝鮮國禮曹參判柳成龍奉復

日本國京城住京極江岐雲三州太守佐佐木氏大
膳大夫源公足下

海价傳書馮富勤發佳勝欣慰何已所獻禮物轉啓
叔了書休上宜亦略許質并惟亮察我國家自來交
隣以義賞不虛施銅印之賜朝廷固嘗慎重而特以
足下率懷好音來請勸渠在我報答之典亦不可但
已異恩如此實出尋常足下既知感激至形文字慕
義之誠有足多者自此以往恪守封疆務以誠信自
勉或時上不怠遵條約奉以周旋則國家將宣布德
之道永保歡好於無窮矣足下其勉之不

恢復

服字子力

腆土直白苧布二匹黑麻布二匹謹付回使餘冀自
至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日

日本國京城住京極江岐雲三州太守佐佐木氏大
膳大夫源公足下

海价傳書馮富勤履佳勝欣慰何已所獻禮物轉啓
叔了書休上宜亦略許質并惟亮察我國家自來交
隣以義賞不虛施銅印之賜朝廷固嘗慎重而特以
足下率懷好音來請勸渠在我報答之典亦不可但
已異恩如此實出尋常足下既知感激至形文字慕
義之誠有足多者自此以往恪守封疆務以誠信自
勵歲時往來急遵條約奉以周旋則國家將宣布德
意益恢遠之道永保歡好於無窮矣足下其勉之不

腆土直白苧布二匹黑麻布二匹謹付回使餘冀自
至不宣

萬曆十二年十二月日

朝鮮國王李昞奉書

日本國王殿下

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
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晦有淹滯之憂歟
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令與貴价遣黃允吉金誠一
許茂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後隣好出于他上幸甚
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庶幾笑留餘順序珍畜不宣
萬曆十八年三月日朝鮮國王李昞

別幅

良馬二匹

大鷹子十五聯

鞍子 二面諸緣具

黑麻布三十匹

白綿紬五十匹

白苧布五十匹

青斜皮十張

人參一百斤

狗皮心兒虎皮邊狍皮裡阿多朴一座

虎皮二十五張

豹皮二十五張

彩花席十張

紅綿紬十張

清密十一壺

白米二百碩

海松子陸碩

整

萬曆十八年三月日朝鮮國王李昖

日本國關白秀吉奉復

朝鮮國王閣下

雁書重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為六十餘州比年諸

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而不聽朝政故予不勝感激憤
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及異域遠島志歸掌握
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干托胎之時慈
母夢日輸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
必八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有其何疑乎依有此奇
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
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慈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
倍千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
今日也夫人生于世已難也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
鬱鬱久居此予不肖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趨直入

大明國易吾朝風信於四百餘州施帝都京改化於億
萬斯年者在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依有遠慮無
近憂者予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董者不可作許
害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隣盟
也予願無他只願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領
納珍重保蓄不宣

天正拾八年十一月日日本國關白豐臣秀吉



